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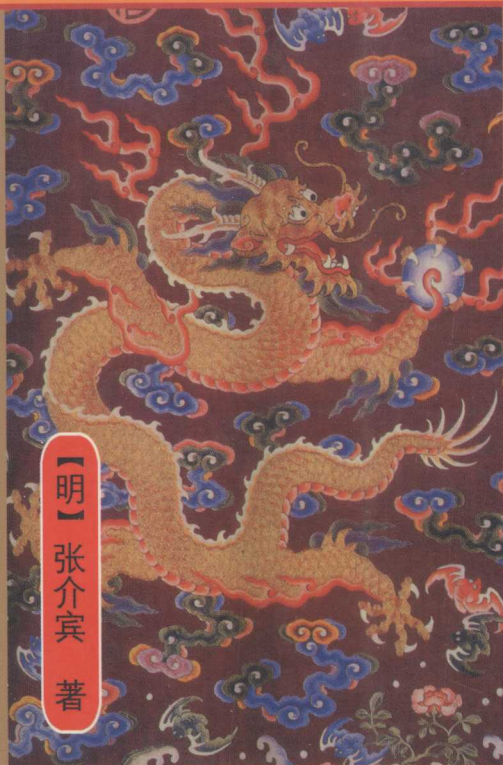


黃帝內經素問名家評注選刊

類經

黃帝內經
分類解析

中



【明】張介賓 著

孫國中 方向紅 點校

學苑出版社

黄帝内经素问名家评注选刊

类 经

黄帝内经分类解析

(中)

[明] 张介宾 著

孙国中 方向红 点校

學苑出版社

类经十六卷

疾 病 类

四十八、痲 症

(《素问·痲论》全)

黄帝问曰：“夫痲症皆生于风，其蓄作有时者何也？”

“痲”，皆也。“症”，残虐之谓，症症虽多，皆谓之虐，故曰痲症。自王氏而下，诸解不一，皆未为得。观痲症之下，曰皆生于风，盖总诸症为言，于此皆字，义可知矣。“蓄”，言邪蓄于经，有时而伏也。“作”，言病现于外，不期而发也。“痲”，音皆。

岐伯对曰：“症之始发也。先起于毫毛，伸欠乃作，寒慄鼓颔，腰脊俱痛，寒去则内外皆热，头痛如破，渴欲冷饮。”

“起于毫毛”，憎寒而毛竖也。“伸”者，伸其四体，邪动于经也。“欠”，呵欠也，阴阳争引而然。诸义皆如下文。“颔”，何敢切，颔颌也。

帝曰：“何气使然？愿闻其道。”岐伯曰：“阴阳上下交争，虚实更作，阴阳相移也。”

阳气者，下行极而上；阴气者，上行极而下。邪气入之，则阴阳上下交争矣。阳虚则外寒，阴虚则内热；阳盛则外热，阴盛则内寒。邪之所在，则邪实正虚。故入于阴，则阴实阳虚；入于阳，则阳实阴虚。“虚实更作”者，以阴

阳相移易也。

阳并于阴，则阴实而阳虚，阳明虚，则寒慄鼓颔也；

阳并于阴，则阴邪胜，阴胜则寒也。阳明者胃气之所出，其主肌肉，其脉循颐颊，故阳明虚则为寒慄鼓颔。“鼓”者，振悚之谓。

巨阳虚，则腰背头项痛；

腰背头项，皆太阳经也。阳虚则寒邪居之，故为痛。

三阳俱虚，则阴气胜，阴气胜，则骨寒而痛；

三阳者，兼阳明少阳而言。阴胜则阳气不行，血脉凝滞，故骨寒而痛。《终始篇》曰：“病痛者，阴也。”

寒生于内，故中外皆寒。

表里阴邪皆胜也。

阳盛则外热，阴虚则内热，外内皆热，则喘而渴，故欲冷饮也。

此邪自阴分而复并于阳分，并于阳则阳胜，阳胜则外内皆热，而喘渴喜冷。

此皆得之夏伤于暑，热气盛，藏于皮肤之内，肠胃之外，此营气之所舍也。

暑伤于夏，其时则热盛，其邪则风寒也。如上文曰：“痎疟皆生于风。”《金柜正言论》曰：“夏暑汗不出者，秋成风疟。”其义可知。风寒在表，必郁而为热，其藏于皮肤之内，肠胃之外，盖即经脉间耳。营行脉中，故曰此营气之所舍也。暑有阴阳之辨，义详本类前五。

此令人汗孔疏，腠理开。

暑气能开肌表也。

因得秋气，汗出遇风，及得之以浴，水气舍于皮肤之内，与卫气并居。

暑邪内伏者，阴邪也。“秋气、水气”，亦阴气也。新邪与卫气并居，则内合伏暑，故阴阳相搏而疟作矣。按：伤暑为疟，何谓阴邪？盖阳暑伤气，其症多汗，感而即发，邪不能留。其留藏不去者，惟阴暑耳，以其无汗也。故凡患疟者，必因于盛暑之时，贪凉取快，不避风寒，或浴于凉水，或澡以河流，或过食生冷，壮者邪不能居，未必致病，怯者蓄于营卫，则所不免。但外感于寒者多为疟，内伤于寒者多为痢，使能慎此二者，则疟痢何由来也？

卫气者，昼日行于阳，夜行于阴，此气得阳而外出，得阴而内搏，内外相搏，是以日作。”

风寒自表而入，则与卫气并居，故必随卫气以为出入。卫气一日一周，是以新感之疟，亦一日一作。然则日作之疟，邪在卫耳，其气浅，故其治亦易。

帝曰：“其间日而作者何也？”岐伯曰：“其气之舍深，内泊^①于阴，阳气独发，阴邪内着，阴与阳争不得出，是以间日而作也。”

其气之舍深，则邪居营气之间，连乎脏矣。营为阴，卫为阳，阳气独发者其行本速，阴邪内着者其行则迟，一迟一速，相拒而争，则阴邪不得与卫气俱出，故间日而作也。

① 国中按：“此句中之‘泊’原文作‘薄’。《老子》三十八章云：“夫礼者，忠信之薄而乱之首”，又云：“是以大丈夫处其厚，不居其薄”。此二句之“薄”字，在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帛书中，均作“泊”，可见二字古人通用。《文选》谢灵运《登池上楼诗》云：“薄霄愧云浮”，其《富春渚诗》又云：“赤亭无淹薄。”在此二句之下，李善注云：“王逸《楚辞注》曰：‘泊’，止也。‘薄’与‘泊’同，古字通。”今考《内经》此句之“薄”，也当为“泊”，故其文接下云：“阴邪内着”。马蔚云：“此阴邪附着于内”。可见此“薄”当为“泊”。后高士宗《直解》也遵从此义，云：“阴邪内着矣，不能与卫气俱行。”因此改“薄”为“泊”。

帝曰：“其作日晚与其日早者，何气使然？”岐伯曰：“邪气客于风府，循膂而下。

“风府”，督脉穴。“膂”，吕同，脊骨曰吕，象形也。一曰夹脊两旁之肉曰膂。“下”者，下行至尾骶也。

卫气一日一夜大会于风府，其明日日下一节，故其作也晚。

卫气每至明旦，则出于足太阳之睛明穴，而大会于风府，此一日一夜卫气周行之常度也。若邪气客于风府，必循膂而下，其气渐深则日下一节，自阳就阴，其会渐迟，故其作渐晚也。

此先客于脊背也，每至于风府则腠理开，腠理开则邪气入，邪气入则病作，以此日作稍益晚也。

风府不一，义如下文。此先客于脊背，言初感之伏邪也。每至于风府则腠理开，言卫气邪气之会也。会则病作，晚则因邪之日下也。

其出于风府，日下一节，二十五日下至骶骨，二十六日入于脊内，注于伏膂之内，

项骨三节，脊骨二十一节，共二十四节。邪气自风府日下一节，故于二十五日下至尾骶。复自后而前，故于二十六日入于脊内，以注伏膂之脉。按：《岁露篇》曰：“入脊内，注于伏冲之脉。”盖冲脉之循背者，伏行脊膂之间，故又曰伏膂也。冲脉详义见经络类二十七。“骶”，音底。

其气上行，九日出于缺盆之中，其气日高，故作日益早也。

邪在伏膂之脉，循脊而上，无关节之窒，故九日而出缺盆。其气日高，则自阴就阳，其邪日退，故作渐早也。

其间日发者，由邪气内搏于五脏，横连募原也，其道

远，其气深，其行迟，不能与卫气俱行，不得皆出，故间日乃作也。”

此重申上文未尽之义也。诸经募原之气，内连五脏，邪在阴分，故道远行迟而间日作也。“募”，音暮。按《举痛论》及全元起本俱作“膜原”。

帝曰：“夫子言卫气每至于风府，腠理乃发，发则邪气入，入则病作。今卫气日下一节，其气之发也，不当风府，其日作者奈何？”

上文云邪气客于风府而与卫气日下一节，是卫气之与风府，日相远矣，又何所会而病日作也？故致疑为问。

岐伯曰：“此邪气客于头项，循膂而下者也，故虚实不同，邪中异所，则不得当其风府也。

凡邪气客于头项，必循膂而下，此其常也。然邪之所中，亦但随虚实而异其处，不必尽当风府也。然则所谓日下者，惟邪气耳。卫气周环，岂有日下之理？但气至而会，其病乃作，则邪气卫气，均为日下一节矣。

故邪中于头项者，气至头项而病；中于背者，气至背而病；中于腰脊者，气至腰脊而病；中于手足者，气至手足而病。

气至者，卫气之至也。至与邪合，然后病作，故其蓄作，则迟早有时。

卫气之所在，与邪气相合则病作，故风无常府；卫气之所发，必开其腠理，邪气之所合，则其府也。

府者，所以聚物，故凡风之所居，即为风府。卫气之至，与邪相合，则腠理开，开则邪复入之，故无论乎上下左右，皆可中邪，凡邪所中之处，亦皆可称为风府，故曰风无常府也。

帝曰：“善！夫风之与疟也，相似同类，而风独常在，疟得有时休者何也？”

此风字，指风症为言。风之与疟，皆因于风，本为相似同类，然风则无休，疟有时止，故当知所辨也。

岐伯曰：“风气留其处，故常在；疟气随经络，沉以内搏，故卫气应乃作。

“风气留其处”，着而不移者也。疟气随经络，流变不一者也。“沉以内搏”，言其深也，即上文“搏于五脏，横连募原”之谓，故必因卫气之应而作也。

帝曰：“疟先寒而后热者何也？”岐伯曰：“夏伤于大暑，其汗大出，腠理开发，因遇夏气凄沧之水寒，藏于腠理皮肤之中，秋伤于风，则病成矣。

“凄沧之水寒”，谓浴水乘凉之类也。因暑受寒则腠理闭，汗不出，寒邪先伏于皮肤之中，得清秋之气而风袭于外，则病发矣。

夫寒者阴气也，风者阳气也，先伤于寒而后伤于风，故先寒而后热也，病以时作，名曰寒疟。”

先受阴邪，后受阳邪，故先寒后热。人之患疟者，多属此症。

帝曰：“先热而后寒者何也？”岐伯曰：“此先伤于风而后伤于寒，故先热而后寒也，亦以时作，名曰温疟。

先受阳邪，后受阴邪，故先热后寒而为温疟。

其但热而不寒者，阴气先绝，阳气独发，则少气烦冤，手足热而欲呕，名曰瘧疟。”

“瘧”，热也。阳邪独亢，故但热不寒而烦冤少气。表里俱病，故手足热而欲呕，以热邪及于胃也。“瘧”，音丹，又上、去二声。

帝曰：“夫经言有余者泻之，不足者补之。今热为有余，寒为不足。夫疟者之寒，汤火不能温也，及其热，冰水不能寒也，此皆有余不足之类。当此之时，良工不能止，必须其自衰乃刺之，其故何也？愿闻其说。”

此下言疟之诸变也。须其自衰乃刺之，谓不可刺于病发之时。

岐伯曰：“经言无刺熇熇之热，

经言，引《灵枢·逆顺篇》也。“熇熇之热”，热正盛也。不可刺之，盖避其来锐之谓。“熇”，赤、𩇛二音，又呼木切。

无刺浑浑之脉，

“浑浑之脉”，阴阳之虚实未定也。不得其真，恐有所误，故未可刺。

无刺漉漉之汗，

“漉漉”，汗大出也。其时邪正未分，故不可刺。漉音鹿。

故为其病逆，未可治也。

于此三者而刺之，是逆其病气也。

夫疟之始发也，阳气并于阴，当是之时，阳虚而阴盛，外无气，故先寒慄也。

此阴有余，阳不足也。卫气并于阴分则表虚，故曰外无气。

阴气逆极，则复出之阳，阳与阴复并于外，则阴虚而阳实，故先热而渴。

气极于里，则复出于外，阴虚阳实，故病热而渴。

夫疟气者，并于阳则阳胜，并于阴则阴胜，阴胜则寒，阳胜则热。

此疟症或寒或热之故也。

疟者，风寒之气不常也，病极则复。

或阴或阳，疟本不常。有先寒后热者，阴极则复于阳也；有先热后寒者，阳极则复于阴也。

至病之发也，如火之热，如风雨不可当也。

其暴如此，故名为疟。

故经言曰：‘方其盛时必毁，因其衰也，事必大昌’，此之谓也。

病邪方盛之时，正气正衰，辄加以刺，必致毁伤，故当因其衰止而后取之，则邪气去而事大昌矣。此即上文“须其自衰乃刺”之谓。

夫疟之未发也，阴未并阳，阳未并阴，因而调之，正气得安，邪气乃亡，故工不能治其已发，为其气逆也。”

邪气正发，乃阴阳气逆之时，故不可以强治。

帝曰：“善，攻之奈何？早晚^①何如？”岐伯曰：“疟之且发也，阴阳之且移也，必从四末始也，阳已伤，阴从之，故先其时坚束其处，令邪气不得入，阴气不得出，审候见之，在孙络盛坚而血者皆取之，此正往而未得并者也。”

阴阳且移，必从四末始者，以十二经并原之气，皆本

① 国中按：“早晚”，古本《内经》中有作“早晏”者，有作“蚤晏”者，前人只知“蚤”是“早”的假借字，故改“蚤”为“早”。殊不知“晏”字在此也是“晚”的假借字。《吕氏春秋·禁塞》云：“早朝晏罢，以告制兵者。”其《勿躬》篇云：“蚤人晏出，犯君颜色……臣不如东郭牙。”屈原《离骚》云：“及年岁之未晏兮，时亦犹其未央。”其《山鬼》云：“留灵修兮寔妄归，岁既晏兮孰华予？”《淮南子·天文训》云：“（日）至于曲阿，是谓旦明；至于曾泉，是谓蚤食；至于桑野，是谓晏食。”以上举例中之“晏”，均应为“晚”，故改本字“晚”。《内经》诸篇中也有直书“早晚”者，当是古人易“蚤晏”为“早晚”者，依此，不仅全书统一，且词义易明，今从之。

于四肢也。故凡疟之将发，则四肢先有寒意，此即其候。故治之者，当于先时未发之顷，坚束其处，谓四关之上也，使邪气不得流行，乃察其孙络之坚盛者皆取之。今北人多行此法，砭出其血，谓之放寒，其义即此。故可令正气自为往来，而邪则无能并也。

帝曰：“疟不发，其应何如？”岐伯曰：“疟气者，必更盛更虚。当气之所在也，病在阳，则热而脉躁；在阴，则寒而脉静；

“疟不发”，谓其未作时也。欲察其应，当求之所在。故但于疟之寒热，脉之躁静，可辨其病之阴阳也。

极，则阴阳俱衰。卫气相离，故病得休；卫气集，则复病也。”

疟之或在阴，或在阳，阴阳盛极，气必俱衰，故与卫气相离而病得休止，及卫气可至，则邪正分争，病复作矣。

帝曰：“时有间二日或至数日发，或渴或不渴，其故何也？”岐伯曰：“其间日者，邪气与卫气客于六腑，而有时相失，不能相得，故休数日乃作也。

“客”，犹言会也。邪在六腑则气远会稀，故或间二日，或休数日乃作也。按：本节言疟之间二日及数日发者，以邪气深客于腑，时与卫气相失而然，其理甚明。观丹溪曰：“作于子午卯酉日为少阴疟，作于寅申巳亥日为厥阴疟，作于辰戌丑未日为太阴疟。”此不过以六气司天之义为言，然子午虽曰少阴，而卯酉则阳明矣；巳亥虽曰厥阴，而寅申则少阳矣；丑未虽曰太阴，而辰戌则太阳矣。如三日作者，犹可借此为言；若四日者，又将何以辨之？殊属牵强。倘按此施治，未必无误，学者不可执以为训。

疟者，阴阳更胜也，或甚或不甚，故或渴或不渴。”

阳胜则热甚，故渴也。

帝曰：“论言‘夏伤于暑，秋必病疟’，今疟不必应者何也？”

“论”，即《生气通天》及《阴阳应象》二论。

岐伯曰：“此应四时者也。其病异形者，反四时也。

“夏伤于暑，秋必病疟”，此应四时者也。其于春夏秋冬而病疟者，则病形多异。正以四时之气，寒热各有相反，皆能为疟也。

其以秋病者，寒甚；

秋以盛热之后，而新凉束之，阴阳相激，故病为寒甚。

以冬病者，寒不甚；

阳气伏藏于内，故冬病者虽寒不甚。

以春病者，恶风；

春时阳气外泄，腠理渐疏，余寒未去，故病多恶风。

以夏病者，多汗。”

夏时热甚，熏蒸肌表，故病此者多汗。

帝曰：“夫病温疟与寒疟而皆安舍？舍于何脏？”

“安舍”者，言其何所居也。

岐伯曰：“温疟者，得之冬中于风寒，

风虽阳邪，其气则寒，故风寒可以并言。

气藏于骨髓之中，至春则阳气大发，邪气不能自出，因遇大暑，脑髓烁，肌肉消，腠理发泄，或有所用力，邪气与汗皆出，此病藏于肾，其气先从内，出之于外也。

肾应冬，其主骨髓，故冬中风寒而不即病者，则邪气藏于骨髓之中，或遇春温，或遇大暑，随触而发，故自内达外而为病也。

如是者阴虚而阳盛，阳盛则热矣；

自阴出阳，则阴虚阳实也。

衰则气复反入，入则阳虚，阳虚则寒矣。故先热而后寒，名曰温疟。”

阳极而衰，故复入于阴分。按：此以冬中于寒而发为温疟，即伤寒之属，故《伤寒论》有温疟一症，盖本诸此。

帝曰：“瘧疟何如？”岐伯曰：“瘧疟者，肺素有热，气盛于身，厥逆上冲，中气实而不外泄，因有所用力，腠理开，风寒舍于皮肤之内、分肉之间而发，发则阳气盛，阳气盛而不衰则病矣，其气不及于阴，故但热而不寒。

肺素有热者，阳盛气实之人也。故邪中于外，亦但在阳分而不及于阴，则但热不寒也。

气内藏于心，而外舍于分肉之间，令人消烁脱肉，故命曰瘧疟。”帝曰：“善！”

气藏于心，阳之脏也。热在肌肉之间，故令人消烁。然则瘧疟之所舍者，在肺心两经耳。

四十九、又 论 疟

（《灵枢·岁露篇》附：疟疾治法）

此与前节疟论词义多重，似不必入，然

其中亦稍有异同，故并存之，以资印证。

黄帝问于岐伯曰：“经言夏日伤暑，秋病疟，疟之发以时，其故何也？”

凡本篇义与前章同者，皆不重释。

岐伯对曰：“邪客于风府，病循臂而下，卫气一日一夜常大会于风府，其明日日下一节，故其日作晚。此其先客

于脊背也，故每至于风府则腠理开，腠理开则邪气入，邪气入则病作，此所以曰作尚晚也。卫气之行风府，曰下一节，二十一日下至尾底，二十二日入脊内，注于伏冲之脉。

前《疟论》云二十五日下至骶骨，二十六日入于脊内，与此不同。盖彼兼项骨为言，此则单言脊椎也。伏冲之脉，彼作伏膂之脉。

其行九日，出于缺盆之中，其气上行，故其病稍益至。

“至”字误，前《疟论》云“益早”者是。

其内迫于五脏，横连募原，其道远，其气深，其行迟，不能日作，故次日乃蓄积而作焉。”

前《疟论》云间日乃作也。

黄帝曰：“卫气每至于风府，腠理乃发，发则邪入焉。其卫气日下一节，则不当风府奈何？”岐伯曰：“风府无常，卫气之所应，必开其腠理，气之所舍节，则其府也。”

卫气之所应，前《疟论》作“卫气之所发”。“所舍节”，言所舍之节也。

黄帝曰：“善！夫风之与疟，相与同类，而风常在，而疟特以时休何也？”岐伯曰：“风气留其处，疟气随经络，沉以内迫，故卫气应乃作也。”帝曰：“善。”

附：疟疾治法

愚按：《生气通天》等论曰：“夏伤于暑，秋为痃疟”。《疟论》曰：“痃疟皆生于风。”又曰：“疟者，风寒之气不常也。”又曰：“汗出遇风，及得之以浴，水气舍于皮肤之内也。”此诸论者，皆以风寒暑湿为言，而病疟之因已尽于此。若于此而分其阴阳，则风与暑，阳邪也；寒与水，阴邪也。然风者，阳中之凉气也；暑者，热中之寒邪也。合

是四者而言，无非皆属乎寒，故江南呼为脾寒病，谓寒邪客于肌肉之间，而脾应肉也；及疟之将发，必先手足厥冷，以脾主四肢也。

然则脾寒之名，非无谓也，而张子和非之曰：“《内经》既以夏伤于暑而为疟，何世医皆以脾寒治之？”是在子和，亦认暑为热邪，故有此说。独不观之经曰：“夏伤于大暑，其汗大出，腠理开发，因遇夏气凄沧之水寒，藏于腠理皮肤之中，秋伤于风，则病成矣。”是可见其言暑者，言时气也；言寒者，言病气也。及邪气之变，自浅而深，郁寒成热，然终不免寒为本、热为标耳，安得谓之非寒耶？

故其初感，则寒邪先伏于腠理，及遇秋清之令，而新凉束之，则表邪不能外越，于是乎阴欲入而阳拒之，阳欲出而阴遏之，阴阳相搏而病作矣。然其浅者，病在三阳，故随卫气以为出入，而一日一作；其深者，病在三阴，则邪气不能与卫气并出，故或间日，或三四日，而作愈迟者，其病愈甚也。是以疟之轻重，惟在阴阳浅深耳，故于本经则有寒疟、温疟、瘧疟，及六经六脏疟症之分，义无出于此矣。

乃后世自杨仁斋、朱丹溪而下，复分有痰疟、食疟及水饮败血为疟等症。若此之类，不过皆疟之兼症耳，岂果因此而成疟哉？此外复有谓瘧疟者，惟岭南风瘧之地有之，亦湿邪之外入也；有谓牝疟者，但寒无热，以阳气不足，亦阴邪之胜也；有谓劳疟者，因劳即发，以表里气虚而感邪之易也；有谓鬼疟者，本无疟鬼，神为邪所乱中也。由此言之，则亦无非寒邪耳。

凡邪自外人，当从汗解。故经曰：“夏暑汗不出者，秋成风疟。”又曰：“暑当与汗皆出，勿止。”又曰：“体若燔

炭，汗出而散。”皆其义也。故治疟者，但当察其邪之深浅，症之阴阳，必令其自脏而腑，自里而表，引而散之，升而举之，使邪气得出，自然和矣。《治法》云：“有汗要无汗，以扶正为主而兼散；无汗要有汗，以散邪为主而兼补。”斯言得之矣。惟是邪在阳者取汗易，邪在阴者取汗难，所以在春夏者为易，在秋冬者为难，在上体者为易，在下体者为难。必达其阴气，自然汗及下体，务令由阴而阳，由晚而早，方是佳兆，故又以汗之难易为微甚也。

其有外受风寒，内伤生冷，表里俱病，则疟痢并作。疟感由经，痢感由脏，但兼表里而去其寒湿之本，必皆愈也。至于痰食血气，内寒内热等症，不过随其甚者而兼调之，弗得以此为主，是治疟之大法也。

然法虽如此，犹有其要，则在标本虚实四者而已。盖标以邪言，邪盛则实；本以正言，正夺则虚。如果有实症实脉之可据，则指其所在而直取之，拨去其邪，诸病自愈，此治标也；如无实脉实症而病不愈者，必其元气之虚，但当温补真元，培其根本，使中气渐实，则逼邪外出，病必自愈，此治本也。故有标则治标，无标则治本，是得其要矣。

或其疟发既久，表邪已衰，而诸药不效者，但用人参、生姜各一两，煎汤，于未发二时之前，或发日五鼓，连进二服，无不愈者。或因参贵难以疗贫，则白术、当归，亦可随宜择而代之。若阴虚水亏之人，则以熟地、生姜加倍用之，皆无不应手而效也。然必因脉以知其内，因症以知其外，但知标本之缓急，又何疟之足虑哉？余阅疟门方剂，多不分表里先后，俱用芩、连、知母及大黄、石膏之类。夫以表邪不解而得此寒凉，则寒邪愈陷。或任用常山、草

果及劫截峻厉等剂，若正为邪伤而受此克伐，则元气愈虚，故多致绵延不已，轻者变重，重者至危，是皆不得其本。得则易如反掌，在察所由而已。

五十、诸经疟刺

（《素问·刺疟篇》全）

足太阳之疟，令人腰痛头重，寒从背起，先寒后热，焃焃喝喝然，热止汗出难已，刺隙中出血。

此下言足六经之疟刺也。头背腰皆足太阳经之所行，故为是病。“焃焃喝喝”，皆热甚貌。邪在三阳，盛于表也，汗不易收，故曰难已。刺隙中者，按王氏曰：“太阳之隙，是谓金门。”又曰：“《黄帝中诰图经》云：‘委中主之’。”则古法以委中为隙中也，故当以委中为的，二穴皆系本经。“焃”，郝、器二音，又呼木切。“喝”，音渴。

足少阳之疟，令人身体懈傴，寒不甚，热不甚，恶见人，见人心惕惕然，热多汗出甚，刺足少阳。

“傴”，迹也。“身体懈傴”，谓不耐烦劳，形迹困倦也。“寒不甚、热不甚”者，病在半表半里也。“见人惕惕然”者，邪在胆也。少阳为木火之经，故热多于寒而汗出甚也。当刺足少阳之经，王氏云：“夹溪主之。”按：懈傴之义，王氏即以寒不甚热不甚为解，然细详之，若有不然。观其既云身体懈傴，复云寒热不甚，分明各有所谓，意本不同。观《刺要论》曰：“髓伤则消铄筋痿，体懈傴然不去矣。”是岂非举动懈倦之谓乎？及考“懈”字，不收于韵，若音为亦，殊无意味，当从迹韵，庶乎为妥。